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序

史雖辭事然兼道與法而有之道脩其不可見法則被於有所

成釋被於有所成僅
脩其不可見雖躬大
聖余必以爲欺天下
之人矣道寓於法則

道傳法不寓於道則法不傳故六經論法不如管韓之書明徵定保則先上世之傳

人何也道不足也史有二體若縱橫家之相離也紀世之史據摭列朝之治亂疏別

當代之賢愚千里錯伏自爲濬流如太史遷史記之類是也編年之史苞括百爲之

義類條貫一事之初終四序順軌不失引繩如侍中悅漢紀之類是也史雖以紀世

爲正然編年者流覽易入旨意爛然且推道法襲乎春秋之文啟傳世[illegible]等國朝

道彰而泆 無劉
秘書五不可之疑然
求如太史鴻深高古
者渺同牧昂之存郎

五志如侍中亦肅慎之石砮矣鄭端簡吾學一編潔體選言廣幾太史流乇他則傳

者惟陳氏通紀一書而已嗚呼言動之紀始於夏商起居之注不廢唐宋今猶古也

詞臣飲食衎衎退臥書局見聞雖秘禁而不書他如覊窮放阨之士博寡通方而所

據又巳淺書之亦無有可以備法而彰道者宜所傳之希也錢塘高叟備取十五朝

行事而彙集之其為
書大氏彷陳氏通紀
而續之然剜精劃采
於叟之功為多嗚呼

天下非可以一人欺也余以法名官用一切治民民猶淫法内吏用一切治史史能

無佻法外叟得其道而寓之法者歟抑以法法而祓之吏卽爲道祓之民卽爲非道

者歟余不知之矣

豫章文德翼題

法傳錄序

韓子云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則博通尚矣苐古之爲書也備如七十二史通鑑綱目諸書黎然具在

苟篤摯明敏者一流覽有
餘我　朝國史未修實錄
緘史宬不傳即有傳者如
大明會典皇明政要五倫
全書殿閣詞林諸記義例

散出貫通維艱而　熹廟
實錄未成　神祖歷年多
事最繁劇固未有編年纂
括者此博古易而通今難
也當世以經術鳴學士靡

然顧化末流所漸誰能不泧執策而號于衆其于朝家典章左袒不能百一矧人情慕古賤今謂古文辭猶益記誦正業之暇或旁

及諸史惟　國朝事實卒
弁髦視之有問茫不知對
者博古或有之通今殆鮮
也無暇遠舉即　神廟朝
關白封貢事起舉朝謂

祖訓絕其貢二百年來不相通夫日本在　洪武初年雖絕其貢　永樂以後即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

若干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至　嘉靖十九年後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如朝鮮可考有指爲地方官職皆以洪荒䂓制未經締

造者尤可笑四夷封畧在不
禮部客司郎石大司馬不
暇深考不知日本何國關
白何人則不通今之一驗
也
孝端皇后喪遺言誡

告儀部詢之內閣內閣查舊例止給札不給勑張宮詹在遺中左給諫移書曰舊規有勑豈宮寮而止給札者宮詹出書示儀部部

日既無勑稿考昔　孝定
皇太后有遺詔可賞令以
聖諭儀部者謄黃賫徃亦無
不可次日張以　皇明詔
令所載二勑稿示儀部部

以示閣始補勅以行夫一以翰苑司綸扉一以玉堂躋宗伯猶踈虞若此則博古難而邇今更難矣友人高時翊出入三朝勤學好

問博通今古其所師友正人君子故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覈若朴而藻可稱良史昔孔子作春秋爲尊親者諱又

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取自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雄伯諸

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其亦知我罪我之旨乎雲間史官吳

禎

謹書

皇明法傳序

嘗聞人君鑪錘造化而皇
王帝霸悉入其鑑觀陶鑄
人群而善敗興亡莫逃其
燭照歷稽往牒未有舍憲

章而綦盛治也故夫御者
視故輒而趨之則驅策簡
而取道疾豎之能强生死
多得諸禁方夫英君誼辟
所爲美政嘉績驗之當年

而傳之來禩斯亦為治者
之故轍禁方已我
朝之巍蕩跨躐漢魏韜軼
唐宋煌煌異世一時也當
其免群生于左袵納百姓

于休和守屏稱事草萊樂
業外闇不掩圜土爲虛齊
民歲增闢土日廣窮廬之
君世服之夷莫不內首稟
朔廻面而受吏何致治之

盛乎艮繇
祖宗銳志勵精劬勞日昃
于上諸臣箴闕采遺殫竭
藎誠于下斥澆漓之浮說
肅仁義之讜論博思咨諏

從諫納誨一時忠智之士咸得發憤吐露于前內外無倖曲之私文罔無深刻之令吏有奉職循理之風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凡

典章明客品式周備莫不可爲萬世法程方之二帝三王寧復有遜心而政事之美于是乎呼嵩祝釐旦晩虎拜無

九閽之隔焉是以陳東莞
編其要爲
皇明通紀若干卷而臣拭
因增訂之爲法傳錄惟是
區區之心以爲太空朗徹

雲霧滃則六合殊形止水
澄清沙礫溷則四方易位
況情封恒起滅即本來虧
智安能保其常瑩欲實忽
開遂縱早見通明未免汨

于末路所望於萬斯年賡
舊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
道不易其政日新則
列聖之天下即至今存何
不可焉嗟乎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昔賢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今
聖天子上咸五下登三遊意道德之途坐致熙皡之

效茍其超然遠覽穆然深
維披孅善于目前繹與隆
于掌上庶幾哉明符七曜
德契玄冥鴻圖如日之升
鶴算與天無極而草野臣

芹曝之忠亦稍酬萬一矣

是書其容已歟

西湖逸民高汝栻謹書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往為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宮端泰泉黄先生見之諗又曰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明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之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

林且每繙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十餘種積於胸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者編年次之參互攷訂正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貂荀李汗顏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　永樂下迨　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令通紀具焉紀成付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爲後之秉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于再編故

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
舊令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强邉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
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眞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
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
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
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
能自已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
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
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皇明通紀法傳錄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全書
皇明玉牒
憲章錄
龍飛紀畧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illegible]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功臣錄

華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畧

十六朝廣彙記

皇明紀畧

明興雜紀

神宗事述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大政紀

吾學編

聖政一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本朝列卿年表

皇明奏畧

傳信錄

鴻書　九邊圖論

詞林志　獻徵錄

君臣問答錄　文膾

嘉隆聞見紀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本朝紀要

明政統宗　史料

兩朝大政記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皇明人物考

紀錄彙編　歷代摹編

皇明歷朝奏疏　嘉隆奏疏

大明會典　功名錄
函史　皇明獻實
災異錄　皇明實用編
大學衍義補　灼艾集
萬曆留臺奏議　續通鑑綱目
天順日錄　丘濬集
經世大典　通志
天啓奏疏　汪循日錄
李賢日錄　太昌日錄
大明一統志　國初事蹟

逆奄妖蠱傳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傃菴野抄

玉鏡新談　道旃璅言

江景蘿皇明小傳　病逸漫言

玉茗堂文集　王槐埜集

許少華文集　寶善堂集

鍾伯敬隱秀軒　陳元凱集

攉務山房文稿　王季重文集

蘇督撫集　經濟文抄

王百穀集　皇明文則

朱文懿公奏議
念初堂文集

皇明文歸
沈翰林文集

弇州續四部
朱子美自見堂集

商文毅公集
嘉隆以來首相議

許文穆集
湯霍林睡菴集

蒼霞稿
懶眞堂稿

南州草
袁小修珂雪堂

八際山房
袁中郎十集

孔在魯集
許鍾斗文集

三大征考
昭代紀畧

二魏忠孝集　今文選
李卓吾焚餘　嚴介溪奏議
陳明卿無夢園集　張侗初寶日集
董思白容臺集　馮用韞北海集
郭明龍黃離艸　唐荊川集
汪南溟太函集　王陽明文錄
劉誠意文集　丘文莊古言今言海言
皆可堂全集　茅見滄待問錄
宋濂溪文集　張太嶽文集
馮具區快雪堂　王候山集

吳明卿甔甀洞稿　王鳳州四部稿
趙文肅奏疏　楊用脩全集
孫宗伯玄晏齋稿　董見龍崇相集
張天如七錄　陳大士集
艾千子集　辭林人物考
焦弱侯集　陶石簣歇菴集
皇明文徵　李文定公集
張太岳奏議　張視察集
郭青螺蜀吳留三草　由庚堂集
王文肅公集　太室山房集

王文端集　于文定公集
高頴湖白雲山房集　文燈巖涌山閣集
黃海岸東海集　熊壇石青玉集
陳木叔寒山集　熊伯甘搩緞集
羅圭峯集　錢海石先生集
蔡鰛先先生文稿　徐若谷猴聲
朱子強蒼崖草　晏伯克先生集
戴士初積園集　陳士業石莊集
萬茂先溉園集　萬吉人蒔余齋集
皇明通紀法傳錄引用羣書終

皇明通紀法傳錄目錄

自洪武迄正德十朝

太祖高皇帝紀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酉四年

第十八卷

庚戌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

英宗睿皇帝

第十九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

景皇帝

第二十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

第二十一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戊寅天順二年

憲宗純皇帝

第二十二卷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

第二十三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己亥成化十五年

第二十四卷

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二十二年

孝宗敬皇帝

第二十五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戊午弘治十一年
第二十六卷
己未弘治十二年至乙丑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第二十七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正德八年
第二十八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
以上計二十八卷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一

東莞　陳建　著　武林　高汝栻　訂

雲間　吳　楨　增删　高[illegible]　閱

太祖高皇帝紀　帝生于濠州鍾離孝義人，戊辰[illegible]異。元順帝壬辰三月起兵，後代郭于興將兵渡江，取太平、集慶，及江西、南昌、武昌、兩淮、兩浙，爲吳王。統一天下，即皇帝位，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初十日崩，壽七十一。上徽號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蘄州羅田人徐壽輝等兵攻陷郡縣。是時順帝即位日久，宴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蠭起，有司不能制。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

韓山童起于河淮

劉福通起于潁汝

李芝麻起于徐州

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潁蘄黃之兵起初欒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蔓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

徐壽輝起
于蘄黄

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以妖術聚衆起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及黄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荆岳澈陽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眞天子出矣

吳楨曰陳建首載此段見君昏政亂群盜蠭起眞主應運斯生具有深意而從信錄删之似無原委矣今仍舊本增六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豈虛言哉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

責役通紀所載前後參錯錄無次第從信錄本補有校其稍僻實今仍之聖示誕生之異

句容朱家巷人　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
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
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笏龍丸藥光照室吞之既覺
異香襲體遂娠焉及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時元大曆
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　仁祖往取水洗兒忽有紅
羅來自上流取為兒襁所居名紅羅障自是室中常有
異光每夜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
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
僧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吮

自誕生以及長來閒顛沛流離咸有符瑞天祚聖明良不虛也

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值旱蝗、父母三兄遭疫相繼病沒、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踰兩月、寺主以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紫衣人與俱、助其寢食、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廬湖中、遇群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年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劉福通等各擁衆、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擄良民以邀賞、民益洶洶、豪傑咸投入城自保、上以三

非門者亦執聞為副以見郭也此際有大焉

月朔入濠門者疑為諜執見子興子興見　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取為親兵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日益敬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即　高后也　上在甥館日掌征伐之事　大明一統之業基於此矣

張氏具眼在郭公之先女中豪傑

馬公宿州閔子鄉人與子興為刎頸交有季女衛者見而奇之因以柳托於子興撫如己出馬公尋卒王是以　上器遠有智略其妻張氏復曰今天下亂君舉大業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遂妻之　上過臨淮郭山甫善相驚異急具饌與交觴酒酬懇上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毋忘山甫私與諸兒吾觀若曹皆非田舍郎偶可封侯令婦知緣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山甫亦人傑也不亞子興

按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異兆況我　太祖神資天授度越百代者哉　仁祖及　陳太后歿　上貧不能具棺謀瘞之巢是者行未半繩絕並地閱畢神語云是大吉謀此大地又一遇答曰是未集閱

方國珍起
于黃巖後
據溫台明
十二郡

招安群盜
乃為下策
招之不從

者曰此人足當此池可助之基其夜暴風驟雨土壞晁陷權積成墳今鳳陽皇陵即其處也上微時常夢燕雀滿空一五色巨鳥舒翅騰舞迎上上去登臂甚數偉人紛立如與官僚授上絳衣佩以劍驚覺乃覺上寓皇覺寺值兵亂伽藍神前何竹筊上祝神曰避難吉示我陽守舊吉示我陰筊乃一陰一陽不知所擇更祝曰出不可居不可起義乎筊從之上疑為難再祝擇筊筊躍起立香案上上信神意遂謀起義兵

訂

三月方國珍為亂海隅元屢討不克出翰林學士太不花為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未幾復劫其衆下海入黃巖港以叛不花發兵抵黃巖之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使之來歸國珍疑慮拘留不遣以小舸二百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

又招之不惟有輕覆黠擭之心四方觀釁皆開之矣惜而不彌兵也後元授以官終莫能制大爲失策

劉基曰方氏首亂定稍斬之明見其如既致之貪懷何也

顧夏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衆之靈不克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花具舟張受降旗乘潮而下垂與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前縛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群至欲擁不花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復奪刀殺賊二人賊欑槊刺焉中頸死猶植立不仆賊投其屍于海事聞又遣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降官其兄弟各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阻絕海道因執元帥也忒迷失等入海以要詔命復以國珍爲海道漕萬戶兼總管雖授元官實擁兵據溫台慶

元等路、

國珍、黃巖人、其家□食貢賦等分其贓、若農家種富室田、名曰佃戶、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後行、谷珍父為佃戶、過于恭主、谷珍兄弟因人謂父曰、田主亦人耳、爾何恭如此、父曰、我養汝等出其田租、何可不恭、及父卒、兄弟復釀酒以伺田主之索租、將王伏至、盛陳宴之、乞降其使而主醉之、乃攝其尸于酒甕、起數日、主家不見還來詢、諭以往去為後、及事露、訴于官、遣人捕治、非而殺之、官親往、亦役汝兄弟、遂亡命于海者十餘年、乃抗鈔州賊縣寇漳州、維時文恬武嬉、人莫所向、自太不華、墜其計而死、勢日倡獗、竊據溫台明十二郡、計十有八年、太祖能與潛逃于海、既而其下誘之內附焉、袁柳庄相其貌、出語人曰、南人湖相、貌象服、見人則可觀、若正其面蘇、財部份矣、終雖成□、後果驗云、

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逝去、趙均用彭早住、率其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郭元帥極

雲龍風虎感召自爾有王者作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二十四將尤爲表表

力拒守、嬰城元兵、時彭趙窮蹙來奔、子興屈己下之、事皆禀命、遂爲所制、會背疽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崖爲己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郭元帥因于獄、

上自軍歸聞之曰我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開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春、上在郭元帥甥舘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等數十人率先歸附皆濠州人後並爲開國元臣封

公矣歸鐵務馬

上與衆恐兵衆欲立一人為主將徐達威名衆將于上亦為衆管所萬一日達母夢黃龍長十餘丈浮大江而來沒濤涌浪真天龍也次日上提兵從江而下母語達曰夢驗矣乃于夜艤二艘點請左觸朱台衛徐敵夜不覺者大意所恭諸將視觀左荒明達腈右旗推順息母乃令達速倡衛雄以歸與主云

五月　上率徐達等南畧定遠時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乏糧且無所食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率費聚等數人從行抵其營彼遣二將出迎大呼曰來者為何　上曰來與主帥議事帥出日請下馬上下馬渡水而往相見　上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出裝且申密約　上還留聚何之既而意不

〇有〇心〇哉〇

或以計取 或以恩招 或以兵力 頓復見 聖主用兵 之妙

繆大亨來 降

耿炳文來 歸

張士誠起 于太州

果、上率聚等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集衆于定遠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萬餘衆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豪傑響應、○耿炳文謁上于濠州、以爲統軍百戸、○白駒民張士誠及其弟士信士德舉兵陷太州、殺知府李齊、因乘閧呼噪入城、官吏倉卒遁走、士誠據高郵、稱王國號周、建元天祐、

張士誠白駒場人、爲鹽綱司牙儈、與弟士德等、俱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見元末盜起、聚衆陷太州、淮南行省遣人招降、不從、殺參政趙璉、又殺知府李齊、遂陷高郵、元遣兵

濶遠大淵謀之成敗存破合脫說遣斷師潰敗賊勢遂遁遠士誠降陳友諒文昭平江及松江常州諸路迎敵兵堅遂爲我有其爭治于此高郵重地省憲所寄在焉數賊入城而官吏皆潰走何無人在是者所爲如此實是盜心爲之一嘆

馮國用謝勝來歸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定遠人馮國用與弟馮國勝率衆歸附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舍不散長而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淮南兵起用與勝從壯士數百人立砦以自固至是上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謁上顧其儒服詢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出

湯武之師伐孔孟之

仁義救生該括已盡

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有所攻戰輒壞甲直前奮擊國勝後改名勝又名宗異

李善長求謁

○李善長求謁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而心密深盜行事策事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大震 上自濠如定遠善長被諸生服策馬篳道謁一見語通夕 上喜刻燭忘旦也留掌書記得豫秘校調發餽餉甚為親信 上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逐元兇先後收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大帥與諸校

文武不調未有能成功關外者而督撫如此諸將如聞其未能免此有味哉聖祖之言乎尚世之藥石也

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通左右謀事往往市權而行恣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且令持牘之得任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遂為參謀自是精專為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　上布欵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相猜猜者委曲調護焉○合肥吳復率衆歸附

吳復丁德興來歸

復沉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至是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亦來歸附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與所率者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偽

取滁州

祥瑞之兆

討降其衆

七月 上將兵取滁州花雲爲前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顧後騎未至也欲退不可雲獨提劒躍馬衝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 上兵既戰遂克滁城因駐師焉○ 上在滁嘗滁手栢子潭有五蛇榎而從之 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藉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兜鍪頃復戰大捷軍決戰勝祭甲胄臨祭時置兜鍪于前空中忽聞霹靂一白龍夭矯從兜鍪搬雷聲火光騰空而去

高茂卿曰。龍神公斬蛇。蘇斗夜哭。蒙英爵神入分設老嫗爲之。又嘆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命。然兵龍道也。故神道以營勸人心。川兵家秘密之術。若明單守俾壘。而天神下降。嗅瘁首尉。而魚震撼。是類可祭是。太祖祭神。龍從完整而出。則龍登可觀者哉。有冀升騰。有川其見臣家。將與。必有禎祥。真命之主。符兆于此。固自不誣。

趙德勝來歸

濠州人趙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近，遂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不可爲，乘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可爲騎將，即命爲帳前先鋒。○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

元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先同毋避亂，與上相失。文忠，曹國公主之子。公主卒，父隴西王貞，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年已十二。聞

眷屬復聚

不受北匯之傷　太祖深明易理

子興稱滁陽王

上駐師滁陽，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之為子。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　上以二人粗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狠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所部萬人，趨滁州見　上。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稱滁陽王。○泉州雨白絲。

上救六合保滁州決敵非人所及

十月元丞相脫脫破張士誠於高郵復其城分兵圍六合初　上次滁嘗率兵取鐵佛岡寨攻三叉河口破張家堡收全椒六合并大柳樹諸寨及是元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求救滁陽王亦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意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托言禱神弗吉爲辭廼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于心何必禱也于是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益急與戰德勝左股中流矢　上益爲所迫走

漁舟之媼豈天使之耶誠天子于倉卒間而脫其難異人

得保滁州雖　太祖之智哉亦天使之也

匿漁舟。舟媼即殺雞取血漬裙覆之而臥。追者至，問媼曰：「曾見一將軍否？」媼答無有。賊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不入。上乃得免。自是每日暮攻壘，垂陷而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疑其神。上以計紿之，乃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諤，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馬婦女居前，丁壯次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賊敗退。會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安，滁城得完。

上在漁舟得喫，問媼曰：「所爲殺雞何也？」媼曰：「此他人不利見座漁家，以雞之血誑妻至，歸遂去，否者且危。」

胡大海來歸
孫興祖王志來歸
其謀預泄，癸亦天也
假托天神以愚尉從

矣。上深德之，卽位，子其子，封恭閔公，書追其名。

史吳楨曰：脫廣歷相三世，上承寵命，下令諸侯，智謀樂為之用，戢其凶征，伐羣雄，李二斛走，權征高郵，士誠寘斧。用兵方畧，拔高郵人者，高郵既克，西師大合，莅壘之攻，滁淵之戰，長為高皇帝當年之謀，策羅淮南安置，心始平。惟〇亂極之際，豈人力所能為哉，固知天眷我明，混一天下，端在茲矣。

虹縣胡大海來歸，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城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驚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〇時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邀上，郎與偕往，略無難意，二子謂墮予之計也，迨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勒馬即

此亦英雄欺人常事

鐵冠道人

鐵冠識真主

轉因罵二子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酒毒我我不去矣。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遂逡巡而退。自此不敢萌害意。上初駐滁陽。有方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詣軍門謁見。謂上曰。天下散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駬馬。有鷙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慎。上奇之。留于幕下。

鐵冠道人張景和，江右人，道術甚高，人不能測。初，滁武寧王爲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面顏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但得中壽。後果以五十四而薨。常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悦，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脚穿芒鞋迎客，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盃，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奇訝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意，拍與一笑。後玉竟以謀逆誅。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于大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関守吏亡奏：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討之，正其投水之日也。叅仙去訖，不復見云。

乙未 宋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若何？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名曰廬州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

通紀載此一段見皇祖神筭極爲詳盡而從信删之何也

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馳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餘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取之必矣王曰善乃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陡陽関和陽人以廬州義兵至（冀其納矣）父老携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隨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遂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是計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

折計之不
苦也遑卹
制之也

賴有此耳
不則天祐
亦難逃遁

取和州

此兵家虛
張聲勢以
畏敵也元
兵果退非
聖王那能
辦此

兵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illegible]貺爲功）也先帖木兒倉卒敗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于 上 上將兵皆出城守備单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詞衆欲殺使者 上謂王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懼不敢進王因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尚未知和州巳拔命 上

第一大功

率兵二千往收敗卒仍規取河陽 上因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暮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矣 上使人呼之至左右舉火 上免胄示之遂入城撫定其民于與遂命 上總守和陽與天祐等議分甃和陽城計其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是月元人以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拒郤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郤之殺獲甚衆于是元兵皆走渡江

聖主作爲超出尋常萬萬

茅城佻成來歸

太祖自滁而滁未安由滁而和和未定遣兵三月艱苦憂危甚矣旗奔未得其托英雄無所用武今川臣子閱至此寧不爲之寒心乎

初諸將破和陽縣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子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于是夫妻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悦○定遠人茅城和州含山人佻成來歸皆驍勇有膽略上皆留置麾下○滁州舊帥孫德崖之根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有隙聞之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其至欲他往然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

惜失其名

治餘相援　大是奇職

郭子興卒

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報城中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爲子興所執　上驚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急扶上馬擁圍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以出德崖於是　上得還子興釋德崖徐達等亦得脫歸

吳楨曰是集所錄皆有關　皇明緊要者如從信錄檢入董傳霄平定杭徽占星戰死湖口劉健復仇滅賊元王行擅牒見法作龍舟製宮漏等事皆元事無關于明不幾騈拇贅瘤歟故刪之

三月郭子興卒　上統其軍子興因孫德崖至和驚懼

韓林兒稱帝于亳州

劉青田不賀正朔亦此意

鄧愈來歸

暴卒德崖欲統其兵　上代其子辨之諸將多子興貴部曲況　上威名日著謀斷出諸將右是以頗望未盡效臣禮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會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爲已用檄子興之子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竟不受諸將謂天祐曰公度能自率衆禦元兵乎不然當往天祐因受其職未幾天祐與元兵戰敗歿焉○虹縣人鄧愈魁偉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戰歿愈代

常遇春來歸

殷宗夢說開平夢玄千古稱異天

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定遠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謀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為盜劉聚所得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剽敢力深入必尅獲而歸聚甚愛重之然遇春察其急鹵略無遠志會　上駐兵和州偕其私卒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即乞歸附　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　上喜敕之麾下

謀取金陵　俞通海偕弟通淵通源廖永忠偕弟永忠張德勝偕業并趙伯仲趙庸桑世傑偕華之附俱來歸

自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名將也惟吳復仇成爲豳和人餘皆濠產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沸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民間以備驅策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上駐和日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李善長以衆艱食且無舟楫姑少俟之時水軍俞通海張德勝廖永忠桑世傑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水寨以扞盜寇爲妖黨左君弼所扼聞　上駐師和州遣使間道以書納款　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定也機不可失（天之所與無往不得其助）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　上登舟乘大

創業之初得將爲先太祖聯義濠梁陸將大將步將騎將先鋒又得水軍水將遊擊與天授非人力也

水出湖口至桐城閘以脫敵險然未入江元蠻子海牙集舡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　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追至雍家城擒其二長官獲舡三艘永安矢中鼻脅戰益雄敵兵乃退但我兵未得入江取道小港出舟苦涸會大雨連旬德勝等喜曰水勢滔天身可越山尚何俟舟乃發途過嶺有澗斷嶺脊上有濤陽橋群舟盡過獨　上舟差大竟洞不能過欲棄而乘他舟比至洞絶餘毫髮渡而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海牙水寨獲鬪艦十五艘由𣵀縱舟直抵和陽通海等復攻裕溪河

拔采石

第一大功

取太平

水寨及齊淵鐵長官新生河濟寨獲其人馬而還○巢縣人金朝與驍勇有謀率所部來歸軍聲大震　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　上率諸將渡江乘風東下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磯下之舟如織　上揮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進取太平

方遇春來歸願爲先鋒　上猶未許及抵采石我師舟拒岸尚三丈有餘未能登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戰慴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於是授以總管

太平郡將吳昇倒戈投降　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

聖主之兵秋毫無犯大都如此

即擢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遂擁入太平城元守臣遁因命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張之通衢將士愕然不敢動城中肅靜把頭李震違令立斬以徇時陳義陸寨江陵鎮胡同知水寨蕪湖胡成據漂水海子守采石四境窮蹙

藉鄉兵

吳昇請籍鄉兵選世戶宋成吳大通朱佐陸等爲千戶領之居民積蓄悉輸入城太平以安太平耆儒李習

李習陶安來歸

陶安等率父老出迎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與國用同

免

以火德王

其志皆在于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反正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悅禮遇甚厚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叅幕府事置太平興國爲元帥府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盖以火德王色尚赤也

上在和州，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計，升不荅，力扣之對云，高築墻，廣積粮，緩稱王，此外無他言也。又發采石，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歟。術士日，願書字觀之。上拔劍畫一字于地，士術伏拜曰，士上一。畫。王。也。上大喜

楊璟來歸

合肥楊璟，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共保鄉里，至是率衆來歸

取溧水諸縣

八月分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元將蠻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方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遣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

妙語絕倫
出口成經

後火擊之也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也先　上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等見也先兵敗不敢復攻率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也先初意其衆未必降故陽爲招辭陰寔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言告我軍者　上曰吾久知其不誠

天淵聖度

小人反覆口角縱橫可據其奸明鏡當前何也

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也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坂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地勢險阻不利步戰脫有不虞恐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搗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詐乃以書報之大言謂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爲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也先得書知計不行我師進兵攻集慶也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

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溧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仆地擒縶刺死焉

龍飛紀畧蠻陳也先與康茂才水陸犯太平城湯和擊其水軍矢中右臂氣益厲遂與鄧愈率兵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也先勒馬固見黃雲罩于城阜驚敗遂爲所擒 上釋之與盟而喔馮國用察其懼謀由防之

陳也先敗于兆先兆先復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結寨采石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時兆先部將[illegible]英初知其主所爲必敗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匹來降于陰港畢成亦率衆來附

取集慶路

開平之功往往易人之難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二月 上已渡江諸將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 上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帥正兵直搗之旣仆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鋭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取集慶路

按集慶即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于此隋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元爲集慶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南臺高[illegible]拔[illegible]尚皇之[illegible]定金陵也人知出于陶安馮國用之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渡江時或謂曰將軍欲定天下

金碧峰與人也乃是鈇冠一流人

隔心見照聖王作用度越凡流

剖僧金碧峰不可不見。及至宣州見之。僧趺跏危坐不爲禮。上叱。僧亦叱。上曰。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乎。上遂釋劍作禮。僧答禮。徐謂 上曰。建康有地可王。于是定意始決。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諸軍鬨之福壽數督兵出戰諸軍夾攻力不能支城遂破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

宜制其本心令人毋懷捷懼爲武之師建嗣

康茂才歸附

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俄而兵集遂遇害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于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忠爲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以海牙兆先兵既破屢與我軍戰不利常遇春以兵虛竭之茂才遂發軍以應遇春度

識時務者在俊傑茂才其人乎

取鎮江

其疲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遂收合潰散竪寨于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礮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既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冦江上有功累遷宣慰司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至是力屈而降

金陵既定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

誅逆弔民代罪三代以下一人

勝來從龍

帝王征伐恭民以致賢

長驅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逼其城俞通海西滅卿濟遂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上謂徐達曰爾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為訪之吾欲見焉及至元之從孫永有在達軍者因遣還報 上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聘之既至 上出迎于龍灣府 上駐當民王綿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元之悉言無隱居之于

上一札元之達得陳遇求合與稱所知之旨

開國氣象自不同

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滌簡問答甚密○○○左右莫知生日 上與世子至其家與飲元之因荐遇州教授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

元之名從龍海陽以才荐仕元為教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濱江上既得陳遇日見親幸至其第者三命以官累辭不就又謂之曰卿若不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又以子幼為辭前後賜問發傳至于懃戚云

七月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陶安等為參議郎中都事等官有差○定遠人王弼率

王弼來歸

衆歸附。弼有膂力，膂略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結寨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衆來歸。命宿衛帳下。○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 遣將欲進毘陵，今常州 旌旗相望。八月 上命徐達率衆往征之。○初

黃包軍

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狥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上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恤民，古人

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

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横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王虎子追之士德遇坎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 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也今被我擒其成敗可知巳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 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與士信戰於舊舘士信大敗有湯元帥者善槊號槊刺雲龍龍即以劍斷其槊元帥[illegible]成生擒以歸士誠由是氣沮乃奉

青軍

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青軍者，以青布爲號，名一片瓦，其帥張明鑑驍勇善用長鎗，又號長鎗軍，聚衆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甚苦之。至是降于我，士誠誘之復叛去。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率衆寇廣德，守將鄧愈等督兵

取常州

湯和守常州

取長興

耿炳文守長興

取寧國

出戰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丁酉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三年 常州受困既久敵衆乏食力不能支僞將呂珍復潛遁去我師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守

○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州 今湖州府長興縣 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興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麻等獲戰舡三百餘艘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

四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師征寧國攻之久不下遇春

飛車

時有儒士溫州鄉炳文禮之獻策分兵據要害以守

中矢墜瘡與戰　上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　上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敵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自刎執元將朱亮祖其屬縣太平旌德南陵諸縣相繼皆下　上因與諸將議分兵以取江陰徽州及池州諸處　上渡江克太平亮祖來降上喜其勇悍賜以金幣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于元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十餘人諸軍弗能當時上方欲取建康未暇及賜之金而去至是獲縛以見上曰爾將何如對曰是非得巳生則盡力死則死耳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附

取江陰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突敵舡軍威雄震敵旗風靡將王貴紐津降東經洞庭山艤舟范口士誠左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通海曰不可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不如與戰乃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不爲動徐使從者披巳甲立舡上督戰賊疑爲通海不敢逼尋敗去通海全師而還○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攻太興下之并克銅陵青陽諸縣

六月命長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

命吳良守江陰　人與地宜

西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取常熟

因循空與取常熟

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舟師不敢泝大江出金焦二邑既爲我有取吳二帥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侵掠路絶我師南征更無反顧之虞矣

取徽州

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先下休寧績溪乘勝進取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

師擊敗,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張士誠降元

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等以兵舡截江,克馬馱沙○士誠既數為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為苗帥楊完者所敗,因而氣沮,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糧,皆自據如故

取武康安吉

耿再成守湖州

取池州

九月取武康、安吉,命耿再成、張德林守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

陳友諒起于池州

城下合攻之破北門遂入執天完偽將斬之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

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沔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強與我接境爭戰之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猝至城下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闢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

閱軍于大通江取揚州

張德林耿再成守揚州

[illegible]

大破苗軍于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

十一月　上閱軍于大通江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時青軍元帥張明鑑逐鎮南王據其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出降　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命張德林耿再城以守藉其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〇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珍隨州人初與徐壽輝起兵以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以衆降壽輝及文俊陷川蜀諸郡令珍守之文俊死遂據成都稱[illegible][illegible]之

卷一終